



NEW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T. R. MALTHUS

马尔萨斯学说新论

刘晓华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NEW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T. R. MALTHUS

马尔萨斯学说新论

刘晓华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前 言

长期以来，对马尔萨斯思想的评价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对象。过去的评价，不是全盘否定，就是全盘肯定，这是两种极端的形式，显然是欠客观的，这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持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客观地评价了马尔萨斯，既指出他的错误及不足，也提出他的功劳和成绩，这都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因此，客观地评价马尔萨斯，甚至肯定其一些正确的观点，这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在学习和借鉴已有的研究、评价马尔萨斯的有关材料基础上，通过深入、仔细地分析和研究马尔萨斯的一些著述和观点，既肯定了对马尔萨斯的一些评价，也纠正了某些误解、不实的评价，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富有启迪意义的思想观点，这对我们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经济理论的创新是具有一定重要意义的。



1798年《人口原理》这本不足5万字小册子的问世，使年方32岁的马尔萨斯扬名天下，也引来了延绵至今200多年的激烈争议。有人说他是人类的恩人，也有人说他是犯下反人类罪行的恶魔，他的名字在一些国家某些时候甚至成了反动的代名词。不仅如此，马尔萨斯以其独树一帜的《人口原理》成名之后，又转向研究当时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各种重要经济问题，在古典经济学家强调放手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之时，他却打出了强调市场需求的旗帜，成了李嘉图经济学等权威学说的对立面。对此人们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人说那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则说那是庸俗经济学的典型。不管人们的评价如何，马尔萨斯终究以人口理论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双重身份被载入人口学和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史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马尔萨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间，一直是被完全否定和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的政治和思想环境下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马尔萨斯及其人口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全盘否定到实事求是给予恰如其分地分析，既肯定其理论和历史的贡献，又指出其立场、认识或历史的局限性，这反映了我们思想和认识上的可贵进步。本书可以说是力求全面深入具体剖析马尔萨斯学说的一部新成果。

本书包含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的重新研究和评价，在对其前后两版《人口原理》作出综合评论的同时，还为两版《人口原理》分别撰写了比较详细的导读，这极有助于读者深入具体理解和把握原著的精神和观点。第二部分是對马尔萨斯经济学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研究和评论。内容包括财富论和价值论、收入分配论以及财富增长论，本书还系统地展现了在几乎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论战，这些论战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主要阶级矛盾和斗争情况，因而具有典型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除了在对马尔萨斯的认识和评价上力求恢复其本来面目和应有的历史地位之外，本书在写法上也有许多新颖和独到之处，这在国内同类著作中尚属首次：既研究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研究了他的经济理论；在分别指出马尔萨斯在各种理论方面的主旨和要点之外，还撰写了对马尔萨斯主要著作的导读；系统评介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争论；研究了其他与马尔萨斯学说有某种联系的代表性论著；就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评价进行了回顾和反思等，这些研究和评介也许有助于提高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凯恩斯说：“如果是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成为 19 世纪经济学领头人，今天将是一个明智得多、富裕得多的世界！为了重新发现，为了冲破误导我们头脑的重重迷雾，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而这本来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我一直称罗伯特·马

尔萨斯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而在这些信件（按指当时发现不久的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通信）发表之后，带着更多的同情与崇敬，这一荣誉他将更加当之无愧。”^①

凯恩斯称颂马尔萨斯的这段话写于1922年，显然同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显现危机的各种征兆相关，也同凯恩斯本人正在酝酿中的力求调整经济学的方向，从强调供给转向强调需求的意图相关，因此他不免言过其实，我们亦不必全信。但无论如何，马尔萨斯在人口理论上的首创性贡献以及在经济学上强调需求的倾向，的确是对古典经济学一味偏重供给的偏向的一种难能可贵的矫正。凯恩斯经济学后来的出现和成功，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马尔萨斯经济学贡献的继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凯恩斯对马尔萨斯的称颂不无道理。当然，我们对马尔萨斯还是应该坚持科学的分析态度和方法，力求避免片面性，希望本书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能对读者全面了解马尔萨斯学说有所帮助。

刘晓华

2010年3月

^① 凯恩斯. 凯恩斯文集·精英的聚会 [M]. 刘玉波, 董波,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97.



目 录

- 第一章 马尔萨斯：生平、著作及影响 /1
- 第二章 《人口原理》（初版）导读 /12
- 第三章 《人口原理》（再版）导读 /40
- 第四章 “新马尔萨斯主义代表作”？
——60年后重温福格特《生存之路》 /61
- 第五章 新时代的经典之作
——50多年后重温马寅初《新人口论》 /73
- 第六章 马尔萨斯的财富论和价值论 /91
- 第七章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价值论争 /115
- 第八章 马尔萨斯的分配理论 /125



- 第九章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地租论争 /145
- 第十章 马尔萨斯的财富增长论 /167
- 第十一章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生产过剩危机论争 /181
- 第十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论马尔萨斯 /201
- 参考文献 /223
- 后记 /226



第一章

马尔萨斯：生平、著作及影响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英国近代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以《人口原理》(1798 初版) 闻名于世，被称为现代人口理论的先驱者，他的《人口原理》200 多年来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最富争议的著作之一。马尔萨斯因该书成名后，他又及时地转向当时英国热门学科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热衷于对当时社会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与李嘉图等著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多有争论，这使他又跻身于英国当时著名经济学家之列。^①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英国社会经济状况有密切的关系。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是英国和整个欧洲社会大变革的年代，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实现使英国社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资本积累和财富积聚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人口也在迅速增加。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又

^① 凯恩斯.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M] // 凯恩斯文集·精英的聚会. 刘玉波, 董波,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第十二章缩写.

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迅速恶化，失业和贫困成为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也促使英国劳动群众反对失业和贫困的斗争日益高涨。维护和反对现存制度的思想斗争日益尖锐化，在英国出现了W. 葛德文（1756—1836）等人主张社会改革的著作，而马尔萨斯则以其对立面的姿态登上了英国思想界的舞台。

身世和家庭

马尔萨斯 1766 年 2 月 13 日出生于英国一个小乡村的绅士家庭。其父丹尼尔·马尔萨斯是休谟的朋友，也是卢梭的虔诚的崇拜者，他早年在牛津的女王学院接受教育，但没有取得学位。他在欧洲四处旅行，又遍游英伦全岛，最后在伦敦近郊购置了一处雅宅，被称作燧石门农庄，马尔萨斯就出生于此地。马尔萨斯带来的希望唤起了丹尼尔的爱与雄心，因此决定让他在家中接受教育，由他本人和家庭教师共同教导他。

1784 年冬马尔萨斯在家庭教师的引领下，成为剑桥基督学院的一名自费生。马尔萨斯在这里受到他的那些精神伙伴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和诱导。马尔萨斯在该学院的导师威廉·弗伦德以思想自由及坚持和平主义而享誉剑桥，而弗伦德的老师佩利于 1775 年离开剑桥，不过他的《道德法则与政治哲学》影响深远，这本书对马尔萨斯一定有很大影响。马尔萨斯学习成绩优异，爱好数学并在数学竞赛中获过奖励。1793 年 12 月马尔萨斯成为该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在本科学习和后来学术研究中已经表现出温文尔雅、细心明辨和稳健的风格。马尔萨斯在 1788 年间已经取得牧师职务，1796 年后他就在剑桥和艾尔伯里担任副牧师职务，1803 年起任威尔斯比和林克斯的教区长。



马尔萨斯的第一篇文章《危机，一个宪法支持者对最近的大不列颠的状况的看法》写于1796年，未能发表，但其内容已经表明他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甚至人口问题已经很感兴趣：“在人口问题上，我不能同意阿奇迪肯·佩利的观点，他认为，人口是度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国幸福与繁荣的增进，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口的增加。如果说人口总数是富裕程度的标志的话，它所代表的也仅是过去的富裕。”^①

人口论先驱者

1798年，马尔萨斯匿名发表了那本使他享誉世界的小册子：《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评戈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这部书的观点是在与其父丹尼尔·马尔萨斯的讨论中逐步形成的。1793年，戈德文的《政治正义》问世。抱有理想主义的父亲对戈德文关于社会改革和进步的思想表示赞同，而儿子则持激烈反对的态度。据《马尔萨斯传》作者毕晓普·奥特说，在与父亲进行的这种富有生气的讨论的时候，马尔萨斯已经确立了他的事业的方向，即主要研究由于人口增长快于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给人类社会进步造成的障碍。在父亲的建议下，马尔萨斯终于将他的观点整理成书，公之于众。

《人口原理》初版是近10万字的8开本，5年后以4开本出了第二版，到第五版时已是25万字的三卷本。马尔萨斯在再版前言中说，初版的写作是出于一时冲动，仅利用了乡间所能接触到的少量资料，不过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

^① 凯恩斯. 凯恩斯文集·精英的聚会 [M]. 刘玉波, 董波,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81.

凯恩斯这样评价《人口原理》第一版和其后各版：“这第一篇论文运用演绎的方法，富于哲理，文风大胆而精于修饰，语言华美，情绪饱满；而在其后的诸版中，政治哲学让位给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被社会学所做的证据归纳所掩盖，这位年轻人在执政政府后期写作时所具有的天赋和高涨热情却不见了。”^①这不难理解。《人口原理》第一版的主题是人类是否可完善这一类比较抽象的命题，而第二版以后，主题就变成了大多数劳苦大众贫困的根源这类高度敏感的主题了。马尔萨斯所持保守主义的立场注定了其著作的基调必然是悲观、沉闷和消极的。

凯恩斯继续评论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达的思想的重要性。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类苦难的线索。《人口原理》的重要性不在于那些新奇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简单的原理，并对这一原理做出极具冲击性的强调，这才是此书的重要性所在……这本书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列……”^②

马尔萨斯的朋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代表者李嘉图评价说：“关于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原理》，我在这里有机会表示赞扬，不胜荣幸。反对这部伟大著作的人的攻击只能证明它的力量。我相信它应有的声誉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传播遐迩，因为它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③

1799年，马尔萨斯为了搜集资料，访问了瑞典、挪威、芬兰和俄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1802年还访问了法国和瑞士。在

① 凯恩斯. 凯恩斯文集·精英的聚会 [M]. 刘玉波, 董波,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82.

② 凯恩斯. 凯恩斯文集·精英的聚会 [M]. 刘玉波, 董波,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83.

③ 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341.

此期间，马尔萨斯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并于1800年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对目前供应的过高价格的原因的调查》。他没有像李嘉图那样将这种供应价格过高的原因归因于货币数量，而是归因于随着谷物价格上涨而按比例提高教职人员的收入的企图，实际上表达了“有效需求”上涨的结果。

1803年《人口原理》再版，它是精美的4开本，篇幅多达600页。此后该书在作者生前又发行了四版，出版年份依次是1806年、1807年、1815年和1826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由于这部著作的确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①

“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1805年，马尔萨斯担任位于海利贝里的新成立的东印度学院的现代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这是在英格兰建立的最早的政治经济学教席，直到1834年去世。1819年马尔萨斯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21年成为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初始会员。1834年他是伦敦统计学会发起人之一。1833年他被选为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和柏林皇家学会的院士。^② 凯恩斯称誉马尔萨斯是“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③

①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最早的中译本是由郭大力译，由世界书局于1933年出版；这个版本在1959年还重印过一次；1961年出版了该书第二版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近些年来国内先后出版了多种版本中译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时代条件下中国人对本国和世界人口问题及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关注。在1985年于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大会上，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以99.8%的赞成票通过了再版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② 不列颠百科全书[M]。中文版。第10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412。

③ 凯恩斯。凯恩斯文集·精英的聚会[M]。刘玉波，董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97。

《人口原理》在后来的一系列著作中得到引申。1814年出版了关于《谷物法》的小册子《论谷物法的影响》，1815年发表了关于地租的著名论文《地租的性质与发展》，1820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尔萨斯此时从人口理论学家又成为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的主要论著，除了上述《人口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外，还有：《论纸币的贬值》（1811年），《价值的尺度》（1823年），《图克：论物价的高低》（1823年），《政治经济学》（1823年10月至1824年1月），《供给条件》（1825年），《商品的价值》（1827年）和《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等。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交往和友谊

与李嘉图的结识和交往，对马尔萨斯的晚年影响最大。马尔萨斯比李嘉图成名要早，马尔萨斯因1798年《人口原理》而声名鹊起，随后于1805年首任东印度大学海利贝里学院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时，李嘉图还正奔忙于伦敦交易所的股票经纪和投资，或下工夫学习各种知识以弥补早年缺乏正规教育而留下的遗憾，当时的他在英国政治经济学论坛上还是一个无名小辈。

李嘉图对马尔萨斯仰慕已久，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尤其推崇，多年以后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信（1816年6月2日）中还说：“我藏有您旧著的第一版（据研究应是1803年问世的第二版），以前读过，迄今已历多年……我对此书总的印象好极了。理论非常清楚，阐述得非常好，使我感到的兴趣仅次于对亚

当·斯密的光辉著作。”^①

1811年6月，在马尔萨斯的提议下两人初次见面，^②6月16日，马尔萨斯初次致信李嘉图，他在信中说：“我在愉快地同您认识以后就冒昧地写信给您，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基本上在问题的同一边，所以我们可以进行私人的友好讨论，而不必在出版物上就我们的分歧进行长期论战。”^③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2年之久的亲密关系和友谊，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他们相互通信多达170多封。其此期间，李嘉图常在周末访问马尔萨斯的住所海利贝里，住在马尔萨斯那里，而马尔萨斯去伦敦时也一定同李嘉图见面，起码也要共进早餐。后来的岁月里，马尔萨斯也习惯于到李嘉图的家中住上几天。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书信的内容范围广泛，然而在一段时期某些问题是主要的。在1811—1812年较早的时期，其通信专门讨论通货和外汇；1815年春季密集的通信是关于地租、利润和谷物价格；1820年和1821年初夏的书信是关于经济停滞的原因和普遍过剩的可能性；1823年的最后一组书信，则是关于重新挑起的有关价值尺度的论证。

在两人的长期交往中，除了人口理论之外，他们在当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有根本的意见分歧，进行过长期尖锐激烈的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由于两人立场的不同甚至对立而愈发显得不同寻常而影响深远。另一方面，他们之间

^① 斯拉法.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M]. 第7卷. 于树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10.

^② 也许是通过他们的共同的朋友理查德·夏普居中介绍。参看: 斯拉法.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M]. 第6卷. “通信集介绍”. 胡世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7.

^③ 斯拉法.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M]. 第6卷. “通信集介绍”. 胡世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60.

在研究和表述方法上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李嘉图擅长抽象思维和演绎，而马尔萨斯则偏重于具体描述和经验归纳，他不愿意与可验证的事实依据和直觉偏移太远。有意思的是，李嘉图拥有大地产，却是资本家利益的代表者，马尔萨斯是一介书生，终身从事教育和学术，没有地产，却被视为土地所有者的代言人。

看看他们是怎样看待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1817年1月24日，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信中说：“我觉得我们在常常讨论的一些问题上意见分歧的一项重大原因是：您总是想到一些特殊变动的眼前的和暂时的影响——而我是把这些眼前的和暂时的影响完全丢开，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些变动会产生的长期情况上面。也许您对这些暂时的影响估计过高，而我却过于喜欢低估它们。要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就应该仔细地区别和提及这些影响，承认各有其一定的作用。”^①

1月26日，马尔萨斯回信说：“我同意您所说的，我们意见分歧的一个原因就是您提到的那个。我确实倾向于往往只看事情的现象，认为只有这个方法可以使自己的著作对社会实际有用，并且我也认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陷入‘拉普塔’岛上的裁缝^②的错误，以及由于开始时有些微错误而得出的结论距离事实非常之远。此外，我确实认为社会的进展是由一些无规律的运动构成以及不考虑那些在八年或十年内会大大地刺激或者抑制生产和人口的原因，就是忽略国家贫富的原因——政治经济学方面一切研究的主要目的。”诚然，一个作者可以作出自己喜欢

^① 斯拉法。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M]。第7卷。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2。

^② 拉普达 (Laputa)：斯威夫特著《格列弗游记》中的浮岛，岛上居民多空想。转引自：斯拉法。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M]。第7卷。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4。译者注^①。

的任何假设，但是如果他所假设的东西实际上完全不真实，他就不可能根据自己的假设作出任何切合实际的推理。在您的关于利润的论文中，您假设劳动的实际工资不变；可是，既然实际工资随着商品价格的每一变动而变动（虽然名义上仍然保持原状），而且实际上和利润同样可以变动，您的推理应用于实际情况时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在周围所有的国家里，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国家里看到各个不同程度的繁荣时期有时也有困难时期，但从来没有看到过只有您一个人似乎看到的那种始终一律的发展。“可是，讲到我们意见分歧的一种还要更具体和更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这个。您似乎认为人类的欲望和爱好随时能适应供给；我则坚决认为几乎最困难的事就是激起新的爱好和欲望，尤其是从旧的材料中去激起；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赋予商品的价值，供给越是适合需求，价值就越高，它所能换得的劳动的日数或所能提供的控制力就越多。对外贸易的好处主要地在于它会增加这种价值，而任何一种商品的货币价格降低的损失，凡是不能用数量的相应的增多加以弥补的，都是起因于这样引起的价值总额的减少，或这些价值所能控制的劳动量的减少。我完全认为，实际上真正抑制生产和人口的，与其说是缺乏生产能力，不如说是缺乏刺激。”^①

关于与李嘉图的争论的必要性和意义，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初版，1836年再版）绪论中有一段重要的说明。他说：“我希望能够避免使我的著述具有一种争论的气氛。但是，由于我的目的之一是讨论有分歧的意见，并根据广泛的经验来检查这些意见的真实性，因此要想完全避免争论，显然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一本负有盛誉的现代著作里，有一

^① 斯拉法.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M]. 第7卷. 于树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124-125.